佛般泥洹經卷下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佛去淳家呼阿難去至鳩夷那竭國阿難言諾即與比丘僧從華氏國至鳩夷那竭國佛道得病下道止坐呼阿難阿難言諾佛言近是間有溪水名鳩對持鉢往取水滿鉢來我欲飲澡面阿難即往到溪水邊時有五百乘車上流厲度水大濁阿難即取濁水持來白佛溪上流有五百乘車過水大濁但可澡面澡足不可飲是間更有一溪名醯連水大清去是不遠可往取飲佛即取濁水澡面足病即小差時有華氏國人中大臣名胞罽隨道而來遙見佛威神彩貌端正安靜而坐大臣胞罽前趣佛為佛作礼却坐佛為說經胞罽淚出佛言何等比丘為若說經若聞經何以故哭啼胞罽言有一人名羅迦藍為我誦經時我波出佛言為若誦何等經胞罽言羅迦藍坐樹下自思惟身體有五百乘車過未久有一人問言適有五百乘車過寧聞車聲不荅言我不聞其人言

澗

近在是間匈匈如是何以不聞荅言
忽然不聞其人言時比丘瞋耶荅言
不瞋人言何以不聞車聲荅言我念
道自思惟身體五藏人言車過如是
不聞車聲胞罠言我於道中逢一人
為我說經比丘羅迦盤持道深不聞
五百乘車聲我用是故啼佛告胞罠
五百乘車聲何如雷聲胞罠言正使
千乘車聲不如雷聲佛告胞罠我昔
在優曇聚坐思天下生死之根本時
天暴雨雷電霹靂煞四牛耕者兄弟
二人時有衆人往觀有一人来到我
所前為我作礼我問是間何以聚人
其人言属者霹靂煞四牛兄弟二人
佛何以不聞佛時瞋耶佛言我不瞋
坐思道耳其人言佛道深乃如是不
瞋而不聞霹靂聲佛思道甚深其人
亦即淚出大臣胞罠言佛道深乃如
是從今以往當持佛經戒胞罠即呼
從者来使歸取黄金織成氎布一張
来我以上佛從者即歸取来胞罠持
上佛白佛言同知佛不用當哀我為
受之佛即受之胞罠為佛作礼而去

去未久佛呼阿難持金織成氎布来
色大好正黃阿難言我侍佛二十餘
年未曾見氎好乃如是佛言有是甚
好阿難言佛今日面色如是氎色佛
告阿難佛有是曺色者有兩時佛初
得道為佛時面色好如是我今日夜
半當般泥洹面色好當復如是佛復
呼阿難去至醞連溪水邊我欲洗浴
身體阿難言諾佛獨與阿難俱至醞
連溪水邊佛解衣自取水灌浴佛告
阿難朝華氏子淳家飯我今日夜半
當般泥洹若告淳言佛從若飯已夜
半當般泥洹若當歡喜語淳莫啼哭
若一飯佛得五福若飯佛佛持若飯
食氣力用般泥洹淳得長壽得端正
得富貴尊豪得生天上佛可敬一飯
佛得五福阿難白佛有一比丘名栴
檀比丘急性恚罵數鬪諸比丘佛般
泥洹以後我曺諸比丘當云何共事
佛經戒佛語阿難我般泥洹已若曺
莫復與語諸比丘不與語栴檀比丘當
思惟懷重慙愧悔數鬪諸比丘佛告
阿難施牀使比首我背大痛欲卧阿

難即施牀著枕佛偃右脇卧屈膝累
脚卧思無為之道佛卧呼阿難若知
七意之事不何等為七一者有志二
者明經三者不懈於經四者不貪卧
當憙經五者政心六者淨心七者視
身中惡露比丘有是七法以自知得
度世道阿難意念佛懈卧佛告阿難
若意念佛懈卧耶佛告阿難人不懈
於經不懈於坐起欲作佛者可得佛
語已即起坐時有一比丘名刼賓来
語阿難言我欲問一事阿難言佛聖
體不和且莫佛即從裏知比丘欲問
事佛告阿難呼比丘来入入與佛相
見佛言所欲問者當問比丘言佛有
疾且置經不須復說佛說七事者我
曹以聞當持佛且止莫說經佛告比
丘我向卧阿難念佛有懈惰之意何
以卧我以是故起說七事比丘言佛
是天上天下之尊云何不從天請藥
可使病愈佛言如人舍宅久故皆當
壞地續安如故佛心安如地身如故
舍心無病但身有病耳佛言憂七事
憂身持戒比丘言今佛當般泥洹有

身病何況凡人比丘言鵜生子怙父
母得食以生活今佛捨我曹般泥洹
我曹當依誰
世尊又曰吾經不說無生不死者比
丘當念持佛重戒比丘旋出佛告阿
難疾去為佛於鹽呵沙施牀使北首
今日夜半佛當般泥洹阿難奉命之
彼施牀牀頭北首畢還白言施牀已竟
佛起至鹽呵沙得牀猗右脅臥有一比
丘名優和洹當佛前立佛言無當吾
前阿難白言自吾親侍二十五年未
曾見比丘直自來進不問阿難佛言
是比丘於彼諸天衆有威神聞佛滅
度故直自前貪欲見佛阿難問言獨
是天知佛當滅度復有餘天佛告阿
難從鳩夷那竭國境界四百八十里
中頭頭相附間不容鍼皆是諸天聞
佛當滅度悲哭且來中有攪頭髮者
自裂衣者塞心絶尸視者哀去奈何
佛捨我曹滅度永逝何其疾乎佛為
大明三界中眼今般泥洹三界眼滅
佛告阿難吾本經不說無生不死者
天地無不壞敗者愚人以天地為常

佛以為虛空天地有成敗無不棄身
者善惡隨身父有過惡子不獲殃子
有過惡父不獲殃各自生死善惡殃
各各隨其身阿難白佛言佛滅度後
吾等葬佛身體法當云何佛告阿難
汝默無憂當有逝心理家共憂吾身
阿難言彼以何法憂佛尊體佛告阿
難葬法如飛行皇帝殯葬之法佛復
踰彼阿難言葬聖帝法云何佛告阿
難葬法用錦衾以纏身劫波育千張
交纏其上著假棺中以澤香膏灌劫
波育上其有好香皆以著上以梓薪
橦薪栴薪以蓋覆棺以薪著上下虵
維訖畢斂舍利於四交道起塔立剎
以槃著上懸繒鼓華香燃燈飛行皇
帝葬法若斯佛復勝之佛說此時阿
難在後慷慨啼以頭拄牀角從後白
言滅度太疾亡天下眼四面郡國諸
比丘僧聞佛欲滅度啼哭且來自相
謂恐不見佛比丘僧到佛問比丘阿
難所在乎對曰阿難近在牀後角住
頭哽噎諸比丘流淚而言世尊滅度
何其太疾佛言吾本行諸墟聚豫告

若曹却九十日當般泥洹四輩弟子在數千里外者悉至佛告阿難若莫悲哀所以然者若盡心侍佛二十餘年慈仁於佛敬身慎口大孝於佛過去佛侍者亦如阿難當來佛侍者亦如阿難若知佛意若去某時可見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某時不可見所供飲食若言可食可飲可卧可起常合佛意未嘗失儀某比丘某逝心樂經不樂經若所言皆誠於佛寂孝帝哭何為佛告諸比丘聽飛行皇帝有四難及之德何謂四德諸小國王及諸逝心理家并諸黎民詣帝闕下飛行皇帝皆見之和心軟教為諸王說治國法知足無求逝心之行清淨為首理家及民出詣佛廟聽採沙門正真之化歸當修孝隨其所定慈心賜之諸王逝心理家庶民靡不欣豫稱嘆聖帝感動諸天飛行皇帝有斯四德阿難比丘亦有四德其有除饉男除饉女清信士清信女之阿難所從問經戒阿難為具廣陳演之四輩弟子靡不欣懌退坐出去尋塗稱歎斯謂阿難第一

四德復有四輩弟子不解經典至阿
難所啓貿所疑阿難釋結无不開解
聞者不猒出無不歎斯謂阿難第二四
德四輩高德覲阿難侍佛左側無不
吟詠斯謂阿難第三四德佛所說經
言無多少阿難所聞皆識諷誦宣授
四輩一無增減是為阿難第四四德
阿難白佛言云是不遠有郡國舍衛
國沙枝國拘波國王舍國波羅㮈國
維耶梨國斯諸大國明義儒志佛當
滅度何不於彼既於小縣復處城外
薄聚鄙縣而般泥洹
佛告阿難無云小聚所以然者惟昔
往古鳩夷郡竭名鳩夷越王國大樂
時無疥病米糓豊沃黎民熾盛家有孝
子城東西長四百八十里南北廣二
百八十里其城七重皆以焦墼累集
作城黃金白銀琉璃水精以著城壁
亦以四寶為瓦覆城城高六丈四尺
上廣二丈四尺城中寶樹華光五色
行有三道兩邊皆以四寶瓦覆其上
兩邊居家舍宅彫文刻鏤服如天上
琴瑟衆樂男女不雜歌音以德道樂

益明民無憂怖心常歡喜頭上不錺
明香遠達其聖王名曰大快見号飛
行皇帝勒兵光世都無齊雙相率
以道無違王法民欲飛行念即身往
王有七寶自然生黃金飛輪神力白
爲紺色神馬明月珠天王女妻主寶
聖臣典兵聖臣王有四德爲小兒時
爲太子時即帝位時捐國絶欲爲沙門
時各八萬四千歲斯即大快見王一
難及之德飮食時化體無長疾寒溫
調適身意常安斯二德容觀堂堂顔
華絶世微下帝釋以爲不如斯三德
普天率土民無巨細慈愛於王猶至
孝之子願令親安王亦赤心慈愛衆
生等之於子貧給財寶飢者飯之渴
者飮之窮老幼孤令之合居爲親爲
子屋舍車乘疾濟以藥斯謂四德其
國常聞十二種聲爲聲馬聲牛聲車
聲螺聲鼓聲儛聲歌聲諸絃樂聲誦
仁義聲歎佛尊行聲黎民服錺衆寶
織成明月雜珠瓔珞光道飮食伎樂
猶忉利天居民欣樂无日不喜王欲

出遊呼御車臣臣名須達勒之曰令

車徐行吾久不見逝心理家今欲見之逝心理家閻王當出有持明月珠者白珠碧珠青珠珊瑚梅檀名香輙貢聖王王不欲受皆稽首求哀王乃受之勅掌寶臣倍顧其直黎民巨細亦以衆寶華香散地稱壽无極諸小國王有八萬四千聞飛行皇帝欲布施皆來翼從至大殿所帝欲與諸王俱昇正殿諸王辭曰臣等諸國皆有寶殿帝曰尒等小殿未足以去且觀明殿遂無敢昇者諸王各有寶車車高十丈皆有四輪自下以上悉是七寶上施幢幡色明相照車駕六馬馬皆飛行時有一車駕兩駱爲車名俱羅竭聖帝所乘矣八萬四千車皆在前導至明殿所殿名波羅沙檀縱廣四十里以黃金白銀琉璃水精墼為壁亦以四寶為柱黃金瓦白銀瓦琉璃瓦水精瓦陛五十重皆以黃金白銀琉璃水精為陛黃金梁白銀梁琉璃梁水精梁黃金楷白銀楷琉璃楷水精楷殿中有八万四千牀黃金牀白銀牀琉璃牀水精牀黃金帳白銀

帳琉璃帳水精帳黃金織成白銀織
成琉璃織成水精織成赤罽織成皆
以布牀上以天上降織成為杭阿難
宮墻四重黃金墻白銀墻琉璃墻水
精墻作四寶浴池周匝四十里黃金
池白銀陛白銀池黃金陛琉璃池水
精陛水精池琉璃陛池中自然生四
色蓮華青紅紫白華冬夏常生池中外
有香華樹殿下有四道亦以四寶為步
欄欄各長二十里殿陛之前有四寶樹
樹高四十里蔭地亦介黃金樹白銀葉
白銀樹黃金葉琉璃樹水精葉水精
樹琉璃葉帝於殿下自思惟不宜上
殿辭讓諸王諸王皆不敢昇大快見
勑令近臣請諸沙門逝心明經持戒
者先上殿具設美食重賜明寶沙門
逝心去帝即深惟壽命非常與二侍
人俱昇明殿曰吾欲遣諸夫人伎女
傍臣諸王各遣令去帝坐黃金牀足
蹈白銀机深自思念婬泆之行何益
於己愚人多貪不知其禍吾今雖壽
三十三万六千歲夫感有衰合會有
離身為朽種會成灰土斯四寶殿孰

能久保乎曰吾一身耳小屋足安何
用四十里殿八萬四千牀為從黄金
牀至白銀牀足蹈金机惟人作意必
當清潔貪嫉恚癡邪婬之心以四非
常滅令無餘覩世無常吾焉得久從
白銀牀至琉璃牀足蹈水精机曰吾
後宮玉女有八萬四千人各遣令去
用之為拘女聚惡慼當棄織意從琉
璃牀至水精牀足蹈琉璃机重思天
下衆事皆悪唯無為快除吾濁志當
求無為今雖為飛行皇帝豪貴如斯
何潤於身侍者前白諸玉女寶問王
處殿何其稽久皆欲進前帝告侍者
曰勑掌寶臣遣諸夫人各歸其家
著身衆珎名寶皆各自隨諸王群臣
天馬寶為皆遣令去
大快見王即昇高觀遥聞衆聲喧叫
呼天帝曰何聲侍者白言天玉女聲
諸玉群臣頓踣于地舉哀呼天寶為
天馬呼嗶淚出戀慕天王靡不頓躃
帝曰持小机来安置殿下請玉女寶
諸王群寮進諸為馬寶車從者第一
嫡后就坐帝側帝更以女妹之愛侍

諸夫人嫡后舉手指諸女寶曰天女
之容煒煒光世著身天服世所希覩願
留微心以副其意寶爲天馬馬名桓
青白珠夜光衆寶瓔珞奕奕光國四
方諸王皆有聖人之明虔奉稱臣孝
順慈惠愛慕天王使見王曰吾世世
有慈心於世女人更相嫉妬殃惡流
被延及王身惟斯重禍吾欲遠之自
今以往若曹女等皆我女妹諸夫人
皆舉哀去當奈何生離棄我去皆脫
身衆餝捉之于地嫡后自搣推心悲
哭呼云天王吾當依誰帝曰人命致
短命憂反長身爲朽器死在无期自
今執心尚沙門德遠女親賢唯道是
尊修身自憂不能憂餘告諸王曰命
短憂長當自憂身無生不死當正心
行慈愛孝順榮難久保諸王稽首至
誠辭曰四天諸國皆侍天王常聞諸
聖咨嗟斯土以爲無喻帝及群寮无
不神聖國土珍寶辟如天上天王加
哀宜還聖恩帝告諸王人壽致短憂
俗反長當自憂身命在呼吸无生不
死當去貪婬穢濁之行帝起上殿坐

黃金牀持弘慈之心向諸夫人群寮
諸王庶民為馬十方勤苦者悲心傷
之欲使知佛從金牀至銀牀思無為之
道從銀牀至琉璃牀思慈哀之行以
濟衆生從琉璃牀至水精牀思大孝
行欲度無數劫之親自惟五藏九孔
惡露帝曰吾昔尚得一病如有竹齋
絞頭木鑿鑿身身為苦器安足可恃
乎佛告阿難飛行皇帝大快見者吾
身是也王後壽終昇生梵天誰知佛
身作飛行皇帝修行正法又有四德
七寶自然從鳩夷那竭境界長四百
八十里廣二百八十里皆在城中吾
前以七持身置此地中今得斷求念
空無相之定絕生死之原自今之後
不復作身也
阿難汝往入城告諸民云今日夜半
佛當般泥洹若等所疑急諮決之慎
無後悔長懷曹曹恨佛在小聚違於
稟戒阿難如教民僉然曰佛以何緣
處于小聚滅度去乎民皆頓地叩頭
者搏頰者搥心刮面搣鬚裂衣踊地
啼哭呼當奈何其王聞之愕然曰斯

者何哀王遣近臣問外何哀民哽咽
曰阿難勑言佛當滅度心所疑結令
諮質之以斯哀矣臣還啓去阿難勑
民佛當般涅洹令質所疑以故哭耳
王即召太子阿晨命之曰尒詣佛所
稽首佛足敬問消息伏願世尊於正
殿上昇涅洹道無於小聚般涅洹也
太子白言若世尊遂不尒翔者當去
何王曰受教疾還太子到佛所阿難
白言鳩夷國王遣太子來未敢通之
佛言呼進太子五體投地稽首佛足
却長跪諸王遣阿晨稽首佛足敬問
消息衆生浸溺唯佛拯濟今當滅度
何其大疾當於宮中而於小聚佛告
阿晨謝尒父王吾往以說昔為飛行
皇帝冣後聖帝名大快見吾以七歹
以身喪此并今為八吾今道成不復
以身著斯地中謝尒父王拄昔太子
太子還宮晻寘適至太子見王本末
自陳王愕然流涕勑國黎民率土皆
往受佛明法王以人定時到佛所與
民十四萬衆俱往在外王白阿難曰
吾與民十四萬人欲受佛戒阿難向

佛具陳王意世尊即曰呰王及民阿
難白言寧可遣王佛言不可當與相
見王與國中高德賢者俱進皆以頭
面稽首佛足却叉手立時佛前无燈
火佛放頂中光光照二千里佛謝王
及其臣民勞抂尒来王稽首曰佛有
何誠所當奉行
佛言吾告使者去得佛說經四十九
歲王國諸賢皆自執行王且還宮吾
今夜半當般涅洹王及臣民莫不舉
哀佛告王曰吾聞有生無不衰喪帝
尖何為怒伏猛心上法天聞遠悪自
愛勤心修德親賢事来重恩无加卒
暴人命難得當哀萬姓明者可責愚
者原赦世多諸邪自愛自慶王及賢
者皆自退出王去佛五里所止乇住
國有耆年字曰須拔年百二十時在
城中夜卧覺寤見佛光明照一城中
家無一人即出城疾到佛所向阿難曰
以吾啓聞吾有疑心於世尊阿難曰夜
以且半佛當善逝且莫煩擾須拔對
曰不可以聞乎吾聞無數世乃有一佛
耳今諮質疑而不以聞吾之所疑唯

佛而擇餘莫能也阿難曰且止不須
問矣佛知須拔在外欲質所疑呼阿
難問何以不啓須拔疑事阿難對曰
見夜且半佛當滅度懼其來入語言
煩擾佛今當棄三有欲界就無為道
佛言將須拔入有疑當問阿難即將
須拔入須拔聞當入其心喜踴身皆
為動前以頭面稽首佛足佛見須拔
年老息微賜机使坐佛問須拔尒有
何疑對曰佛為三界天中之天神聖
無量至尊難雙開化導引四十九年
仙聖梵擇靡不稽首吾有同志八人有
故龜氏有無先氏有志行氏有白鷺
子氏有延壽氏有計金樊氏有多積
願氏有屋揵子彼八人智無螢燭之
明善無沛生絲髮之潤內懷三毒外
為欲走坐作虛論妄書非真不詢稟
化將有緣乎佛告須拔子曹經意與
佛經違為生死之路求富貴之耶吾
道之志斷求念空不願世榮淡泊無
為以斯為樂須拔曰何謂无為之道
乎佛言滅有歸本不復生死謂之無
為也若曹志趣皆有八惡何謂為八

祠祀鬼神卜問虛煞是為一處家貪
餮不奉孝道貪愛萬邪欲无舍止是
為二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未常陳善
令愚去惡是為三煞盜婬泆是為四
常懷怒心不孝二親輕慢兄弟妻子
九族心邪行穢無善勸導常自憍大
欲人畏敬是為五晝夜懷邪不畏法
律輕慢賢者尊貴穢濁遠避真正交
隨惡人是為六聞有賢智明經沙門
梵志豫懷憎嫉虛偽作謗是為七不
敬先祖盡孝于親弃賢明而反賊毀
仁正不覺流俗穢濁可耻斯謂八惡
若自陳云世尊說經四十九載有八
人不諮稟化子曹皆懷斯八惡豈
樂清化乎正使來者佛亦不愛須拔
若心有斯八惡慎無問佛執斯八戒
可得溝港頻來不還應真行斯八戒
當正尒心乃為佛弟子其有凡人擅
作師導教化之首違斯八戒皆是嫉
蠹當遠棄避慎無聽受世尊曰吾今
於三界中獨言獨步莫有等雙尒之
所疑便問無嫌須拔稽首長跪而曰
誠如佛言幾亡吾身又墮狂愚世尊

又曰若解八戒未乎對曰已解重稽
首曰吾欲揖下賤之操執沙門清淨
之行世尊又曰尒誠不對曰願佛加哀
受我為沙門須拔鬚自然墮地袈裟
著體精心思教霍然無想一心清淨
喻明月珠即得應真道重自思念吾
不能使吾師於前泥洹也即時先佛
取泥洹道
佛呼比丘入言吾滅度後其有世人
棄家去穢欲作沙門入比丘僧中先
試三月知行高下世有四輩人一輩
貧窮不能自活欲為比丘一輩負債
無以償之欲作比丘一輩在役當時
無用欲作比丘一輩高士行淨無穢
聞無數世乃有一佛覩佛經典欣然
心寤揖家棄欲不貪世榮来作比丘
吾泥洹後凡諸来者觀于志趣視于
坐起採于語言察于踷步知于施行
善惡所趣求道用心精進樂不三月
審察志高行淨可衆乃用作比丘身
既作比丘當選者舊明於法律為之
作師授其十戒奉戒三年兢兢不虧
衆賢咸可當授與二百五十戒十戒

為本二百四十戒為礼儀若曹後世
施行是法天神地祇靡不敬喜佛所
戒法諸比丘熟思之無得以佛般泥
曰去懈怠違法佛之所行弟子所思
長幼相奉無為不孝有不樂得道慕
尊榮者當讀是經求壽欲生天上者
讀是經佛之大要趣無為道吾泥曰
後無得以佛去故言無所復怙當怙
經戒吾涅曰後轉相承用詭經奉戒
執二百五十戒轉相敬奉猶孝事親
耆年比丘當教後嗣猶吾在時後進
比丘若得疾病耆舊比丘當有乃心
消息占視明教讀經喻誨以和順持
佛戒吾道可久吾泥曰後賢者子賢
者婦女尋後思念吾世有佛有妙經
典佛於世始般泥洹日子曹皆有至
孝於佛慈心于經至其壽終皆當昇
天尒等無得以吾去故不奉經戒慎
無懈慢諸比丘尒等熟視佛顏色佛
不可復得起却後十五億七千六十
万歲乃復有佛耳佛世難值經法難
聞衆僧難值唯佛難見也閻浮提内
有尊樹王名優曇鉢有實无華優曇

鉢樹有金華者世乃有佛吾正於今
當般涅洹尒曹於經有疑結者及佛
在時當決所疑今不釋結後莫轉爭
曷我在時急質所疑阿難時在佛後
稽首白佛自佛教化諸比丘僧無疑
結者弟子自說吾等無疑天中天佛
告比丘夜已且半勿復有聲佛起正
坐深思道原棄是善惡都及三界年
亦自至七十有九惟断生死迴流之
淵思惟深觀從四天王上至不想入
從不想轉還身中自惟身中四大悪
露無一可珎北首枕手猗右脇卧屈
膝累脚便般涅日天地大動諸天散
華香悲哭呼寃法王滅度吾等依誰
國王十四萬衆躃身呼佛衆生長棄
當柰痛何或有絶而復穌者第二帝
釋告諸天曰佛常云生無不死者尒
等當念非常皆空非身之諦莫復啼
哭第七天王亦奔下日佛光以冥佛
尚棄身尒曹何望啼哭躃身者寧可
復得乎諸比丘有宛轉地啼哭且云
三界眼滅何其疾乎自今之後世為
長棄有住哭者息絶尸視者中有深

思佛在常云無生不死啼哭為身何
益明法哉有一比丘字阿那律語阿
難曰止諸比丘無使重哀止王及臣
民止上諸天莫復哀慟阿難問曰視
上諸天能有幾人曰周匝四百八十
里中比首相附皆是尊天以一小鍼
於上投之鍼不墮地阿那律上止諸
天諸天哀慟倍悲阿那律語阿難曰
佛不使吾等棺斂尒赴往告逝心理
家吾等自能殯斂世尊有命令逝心
理家棺斂殯葬無令有恨阿難即往
至逝心理家所如其事說逝心理家
舉哀云世尊滅度吾等孤露智士歎
嗷唯恃世尊某等五百人詣王訟
曰乞獨殯葬王曰佛去衆生孤露和
心無諍必盡孝心佛愍諸子令得景
福王說斯事無不哽噎理家及民舉
佛金牀還入王城諸天以名寶蓋覆
佛牀上幢幡導從華香雜寶其下如
雪十二種樂皆從後作天人龍鬼莫
不舉哀理家問曰世尊在時勑令殯
葬棺斂其法云何阿難曰佛在時云如
飛行皇帝法佛復踰之理家問曰聖

帝殯法其則云何曰用新褺錦牢纏
身體新劫波育復以纏上著假棺中
以澤香膏灌令徹身以蓋覆上擿檀
香薪㯿香薪梓薪樟薪著棺上下四
面高廣各三十丈授火蚰維十二部
樂同時俱作以好香華皆以散上鍛
取舍利擇去灰炭以好香汁熟淨洗
之著金甖中以甖著金牀上當著宮
中齋戒殿上九十日訖當於四交道
起塔立刹懸繒施幡華香作樂飛行
皇帝㙹法如是佛當勝之諸逝心理
家揮涣曰諾必如明教願假七日理
家俱啓王吾等欲棺鍛天尊聖體願
王臨之王曰敬諾理家俱舉佛黃金
牀却還從城西門入於城中央至七
日得三十万衆皆共棺鍛民衆皆持
十二部樂晝夜燃燈燈火去城面十
二里步步有之第二帝釋將十万衆
天人来下持十二部天名樂来華香
衆寶懸在空中去地三里帝釋獨下
問阿那律佛有何令阿那律具以佛
教告釋釋曰以具衆寶伎樂華香㙹
吾欲殯㙹其宜可乎荅曰吾當貿之

阿那律具以釋意向阿難說阿難荅
曰佛在時不有令乎諸天及王無令
棺殮勑令遊心理家殯塟謝諸梵釋
願明佛意即還具以阿難意告諸天
諸天曰吾上帝塟具不如民間乎荅
曰斯何言與世尊蹤迹有重貴令慎
無相非遊心理家即日舉佛舍利牀
欲從城西門入牀為不舉理家俱曰
牀不動搖從得出城乎阿難問阿那
律牀何以不搖荅曰諸天欲得棺殮
故令牀不舉阿那律曰吾方上曉梵
釋諸天即上告梵釋曰阿難謝諸天
塟儀之趣自是佛意梵釋諸天曰吾
等以持塟具來至此寧可令吾等於
牀右面國王黎民于牀左也伎樂華
香送世尊乎荅曰吾當還報阿那律
還以天意具報阿難阿難曰欲棺殮
者上違佛教為孝送者可即報梵釋
其事見聽諸天咸喜皆下在佛金牀
右面王及民衆在牀左面理家問曰
可舉佛牀出西城門去阿難曰可帝
釋前以手持牀右面前足梵王持牀
右面後足阿難持牀左面前足國王

持牀左面後足逝心理家以繒縛牀
前兩足天人哀慟共挽金牀諸天龍
鬼神散華雜寶名香伎樂幢幡華盖
各皆導從王及梨民供具亦尒天人
挽歌歎德於上梨民紹之哀歌於下
天神鬼龍帝王梨民同時哀慟搥心
呼佛滅度如之衆生何怙出西城門
趣周梨波檀殿有大講堂以佛者堂
上逝心理家如佛遺教以㲲錦纒身
劫波育千張交纒其上著假棺中以
澤香膏灌令徹身天盖覆上理家俱
舉棺下殿於其中庭以栴檀香薪榼
香薪𢶍摬薪構薪高廣三十丈天神
鬼龍諸王人民皆以華香散薪上理
家燃薪火為不燃問阿那律曰火何
緣燃之不燃荅曰佛有耆舊弟子名
大迦葉周行教化今者來還將弟子
二千人諸天無央數欲完見佛令火
不燃理家曰諾教待迦葉與四輩弟
子各五百人俱来於道止息有異學
者名優為從佛所来持天華華名曼
陁勒見大迦葉與弟子二千人相隨
優為進為大迦葉稽首揖讓畢迦葉

問子從何来曰吾從郍竭國来迦葉
曰識吾大師佛不諾吾識之滅度巳
来今為七日吾從彼得斯天神華也
時諸弟子有未見諦者聞佛滅度靡
不驚愕躃踊擗心宛轉自滅呼曰奈
何衆生何怙有見諦者深存佛誡世
皆無常恩愛猶幻誰獲長存者衆比
丘中有一比丘年耆闇昧不達聖意
見衆比丘哀慟痛至住止之曰願莫
哀也世尊在時法戒重沓此非法也
彼非義矣持此行是無違无犯今世
尊逝吾等自由不亦快乎衆比丘皆
共非之因共告天天取老比丘捎著
衆外大迦葉勅諸比丘使急就道四
輩弟子天人無數悲哭且行俱到佛
所繞殿三匝頭面著地蹌面奄土吐血
而絕者迦葉熟視佛黄金棺意自念
曰吾来晚矣不及吾師不知世尊頭
足所在佛便應聲雙出兩足迦葉即
以頭面著佛足陳佛功德說偈言
彼為不生老　亦為不死　彼為不復會
無有相逢憎　彼為不復令　愛欲相別離
當為求方便　令致得是處　彼為是五陰

以畢不復受 亦不復爲爲 有受是五陰
皆爲以盡畢 有本亦以除 當爲求方便
令致得是處 佛爲斷世間 愛欲爲以畢
便名爲忍 亦捨所世間惱 佛爲自安
亦致世間安隱 但當爲叉手 當爲謙礼佛
佛爲所說法 爲世間冣明 佛爲冣見道
安隱无所㝵 亦爲活天下 令不復差死
當何爲世間 人不受佛恩 月爲以出
但爲夜去冥 日爲以出 但爲晝作明
電爲以出 但能照明雲 佛明爲以出
令爲明三界 一切所 河 爲无過崐崘河
一切所大水 爲無過於海 一切星宿明
月冣爲明 佛爲世間 天上天下冣尊
佛爲以度世 爲施福至今 佛爲教誡行
爲至今分明 亦爲至今 爲佛弟子受行
一切天亦人 恭敬叉手行礼
迦葉讃畢天神鬼龍帝王梨民皆礼
佛足衆礼訖畢足還入棺天人鬼龍
見足還沒踰爲哽噎同時悲哭哭畢
迦葉與諸比丘更相㝵啥逝心理家
放火灺維天散華香皆六當余衆生
爲窮乎佛光徹照第七梵天十方幽
隱陰冥之處生不相見得佛光影一

時炳然欣面談曰斯何明也諸理家
高佛肌肉盡即以香乳澆火令滅熟
洗舍利盛以金甖佛内外衣續在如
故所纏身劫波育為燋盡取舍利甖
著金牀上以還入宮頓止正殿天人
散華伎樂繞城步步燃燈燈滿十二
里地阿難語阿那律謝諸天龍且各
還居天龍鬼神各流淚去亡三界之
日月世為長衰臨喪之絕當能幾間
急逐吾等令去何為答曰民衆擾擾
欲上華香且宜暫還以展民心帝釋
問阿那律何日當興世尊宗廟乎阿
那律問阿難阿難曰却後九十日當
於四交道中立剎興廟諸天咸曰待
九十日將有緣乎阿那律曰四輩弟
子其在遠者必當奔赴以副其望也
諸天同時頭面著地帝釋處前諸天
翼從繞殿三匝悲哭而去
比丘二万留衛舍利又謝國王且自
還宮及群臣稽首于地悲哭繞殿三
匝還宮勅諸夫人婇女皆令奉戒畢
九十日逝心理家齊肅亦尒四遠皆
聞佛以滅度鳩夷國四輩弟子皆賚

華香悲哭塞路繞殿三匝稽首于地
頓踣哀慟呼當奈何千里内王皆從
太子千里外者遣其太子率從臣民
皆詣佛所繞殿哀慟華香供養先至
先退後至後退諸比丘俱問阿難葬
法云何答曰當東出去城三十里彼
土有鄉鄉名衞致有四衢峙剎立廟
以玉作甓甃之縱廣其方三尺塔縱
廣丈五尺矣舍利金甖正者中央興
塔樹剎高懸繒幡燒香燃燈淨掃散
華十二部樂朝夕供養逝心理家當
共成塔釋梵鬼龍王及臣民送佛舍
利理家敬諾如阿難教
大迦葉及諸羅漢與阿那律共議斯
三十万衆并王臣民終當生兜術天
上弥勒所弥勒成佛第一説經九十
六億比丘得羅漢弥勒當為衆生説
經云斯諸神通皆是釋迦文佛時作
塔者懸繒燒香燃燈執行佛戒皆清
信士清信女也大迦葉與阿難及諸
應真共議鳩夷國王壽終當趣何道
大迦葉言斯王壽終當生十二水微
天上後弥勒来下作佛時當字須達

為弥勒興造宮殿講受道堂喻聞物
精舍孤獨聚園衣食疾藥供比丘僧
阿難問大迦葉鳩夷國王何以不於
弥勒佛所取應真道大迦葉曰斯王
欲心未厭生老病死憂悲之苦故不
取應真道矣迦葉語阿難其有不厭
生死患者終不得道阿難荅曰吾久
猒之何以不得道乎大迦葉曰今但
執戒不惟內外身身之惡轉流生死
但以食故邊境八國聞佛滅度舍利
在鳩夷國中皆發兵來索舍利分鳩
夷國王曰佛在吾國今者滅度吾當
供養遠苦拒顧舍利不可得八王荅
曰吾等叉手索舍利分了不與我必
當以命拒取之耳天帝見八王共諍
欲得舍利還國供養化為梵志自名
屯屈叉手前曉八國王曰聽吾一言
惟佛在時諸王奉尊教常慈恵夫為
民主無宜有諍當行四等分佛舍利
令諸國土皆有宗廟開民盲冥令知
有佛以為宗緒使得景福天神鬼龍
諸王黎民僉曰善哉屯屈普施衆生
福田也共請屯屈作平八分屯屈自

以天上金甖中以石蜜塗裹成量舍
利各與一甖諸王得之悲喜交集皆
以香華懸繒雜綵燒香燃燈朝夕作
樂七屈長跪乞甖中餘著蜜舍利吾
欲立廟諸王惠之遂入甖道士名曰
栢違從王索舍利王曰已分不可復
得唯有焦炭便自往取道士取炭香
華供養復有遮迦竭人來索舍利曰
已分唯有餘灰可自往取即復取灰
奉九十日
大迦葉阿那律迦栴延共議阿難隨
佛冣久於佛獨親佛所教化施為弘
摸阿難貫心無微不照可受阿難法
律委曲載之竹帛比丘僧議阿難白
衣恐有貪心隱藏妙語不肯盡宣比
丘僧曰當詭取之設一高座處諸聖
上會以比丘僧以慈詰問三上下因
問經要可得誠實鳩夷國王立佛宗
廟精房禪室凡有三千諸比丘處其
中誦經坐禪王遣大臣臣名摩南將
兵三千宿衛佛廟大迦葉與阿那律
共報比丘僧佛經結律名四阿含阿
難從佛獨為親審佛以衆生婬泆无

英

度作一阿含凶愁悖逆作一阿含愚
冥遠正作一阿含不孝二親遠賢不
宗受佛恩不惟上報作一阿含沙門
衆曰唯阿難知夫四阿含當由阿難
出大迦葉曰阿難白衣恐有貪意不
盡出經衆比丘曰可以前事詰責阿
難當上阿難著于高牀諸賢者衆自
下問經僉曰善哉誠合大宜直事沙
門即會聖衆逐阿難出聖衆皆坐復
命阿難令疾進進為聖衆稽首作礼
得應真者皆坐如舊未得者皆起直
事沙門令之昇坐中央高座阿難辭
曰非吾座也聖衆僉曰以佛經故尊
尒于彼從尒受佛之上法阿難乃坐
賢衆問之尒有七過寧知之乎世尊
在時云閻浮提之内大樂尒嘿然為直
事沙門呼阿難阿難即對曰佛為无
上正真聖尊將不得自在耶當須吾
言乎設佛在世一劫之間弥勒至尊
從得作佛聖衆默然阿難无懼衆聖
僉曰且還復坐知子宣法與衆所聞
正法同不如斯三上阿難復三下之
阿難復上言伊焰摩須檀伊焰摩須

檀者吾從佛聞諸比丘僧聞阿難法言伊焰摩須檀吾從佛聞咸哽噎云何當奈此何佛適處世而今更云吾從佛聞說如是天神鬼龍帝王臣民四輩弟子莫不舉哀大迦葉賢聖衆選羅漢得四十人從阿難得四阿含一阿含者六十疋素寫經末竟佛宗廟中自然生四名樹一樹字迦栴一樹字迦比延一樹字阿貨一樹字尼拘類比丘僧言吾等慈心寫四阿含自然生四神妙之樹四阿含佛之道樹也因相約束受比丘僧二百五十清淨明戒比丘尼戒五百事優婆塞戒有五優婆夷戒有十寫經竟諸比丘僧各行經戒轉相教化千歲千歲之中有持戒者應在第四弥勒佛所弥勒世尊當為天說經法言今之會衆皆是釋迦文佛時持戒者来會斯上弥勒佛言尒曹勤心加於精進行難偹患多少持之佛涅日後作八宗廟第九瓶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塔經曰佛以四月八日生八日棄國八日得道八日滅度以沸星時去家學道以

沸星時得道以沸星時般涅曰草木
復更華茶舉國樹木皆更茂盛佛般
涅曰去三界天中天光明以滅一切
十方皆自歸於佛

佛般涅洹經卷下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般涅洹經卷下 第三十四張 渊